

「毛骨悚然的恐怖，悬念叠出……」

外面下起了大雨，学生王冰冰独自一人在宿舍等待参加假面舞会的室友归来，
冰冰的宿舍门被敲响了……

恶之花

E Z h i H u a

[恐怖笼罩的校园 心灵畸变的怪圈
——血疑身世的谜团]

一个穿着雨衣、戴着假面的男子站在了门前，把麻袋包裹的东西放下，
转身消失了。王冰冰打开包裹，
寝室女友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，眼神呆滞，随即精神失常，王冰冰陷入极度恐慌。
一系列的类似情况发生，校园被笼罩上死亡的气息。引起了王冰冰的好友——未来警花东方明珠的注意，
以卧底身份加入假面舞会，险象环生，陷入生死旋涡……

周淑兰 宋忠明/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「毛骨悚然的恐怖，悬念叠出……」
午夜时分，外面下起了大雨，大学生王冰冰独自一人在宿舍等待参加假面舞会的室友归来，
王冰冰的宿舍门被敲响……

恶之花

一个穿着雨衣、戴着假面的男子站在了门前，把麻袋包裹的东西放下，
转身消失了。王冰冰打开包裹，
寝室女友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，眼神呆滞，随即精神失常，王冰冰陷入极度恐慌。
一系列的类似情况发生，校园被笼罩上死亡的气息。引起了王冰冰的好友——未来警花东方明珠的注意，
以卧底身份加入假面舞会，险象环生，陷入生死旋涡……

周淑兰 宋忠明/著

[恐怖笼罩的校园 心灵畸变的怪圈
血疑身世的谜团]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恶之花/周淑兰,宋忠明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5

ISBN 7-80647-881-7

I. 恶... II. ①周... ②宋...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8540 号

书 名:恶之花
作 者:周淑兰 宋忠明
出 版 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)
网 址:WWW.BHZWY.COM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北京宏信印刷厂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:14.5
字 数:23 万
版 次: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24.00 元

ISBN 7-80647-881-7/I·538

邮政编码:330006

电话:0791-6894790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子

北方山城的暴风雨之夜，倾盆大雨冲刷着深夜的大学校园。

世界仿佛突然变了脸。树木在狂风中摇摆，像被施了魔法的怪物似地张牙舞爪。一排排依山而建的大学生宿舍楼，在风雨中飘摇着，像一艘遇难的轮船。灯光在雷鸣中忽明忽灭，像船上打出的求救信号。

一道闪电劈开夜幕，照亮了一个穿黑色雨衣的男人的面孔，这是一张戴了骷髅头面具的脸，在闪电中显得格外狰狞。他脚步匆匆，腰间横夹着一个沉甸甸的圆柱体东西，闪进了女大学生的三号宿舍楼内，气喘吁吁地摸黑攀登楼梯。阴森的楼道响彻一阵沉重的脚步声。

406室的女大学生王冰冰正为同室女同学深夜未归担惊受怕。今天晚饭前，同室的苏小小约她去参加一个假面舞会，说这个聚会很另类，又戴面具又有暗号，神秘兮兮的，王冰冰就有些担心。这个舞会还不让男同学参加，她就更觉得不对劲，真怕女同学有点什么闪失。

深夜，她正睡得迷迷糊糊时，听到有人粗暴地用脚踢门。王冰冰以为同学回来了，下床打开门后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只见一个穿雨衣戴着狰狞面具的男子，浑身雨水，胳膊里夹着用床单包裹着的不知什么东西，夜叉一样伫立在门口。王冰冰惊恐地问他，找谁？

戴面具的男人不语，只把夹着的东西往她怀里一推，转身下了楼，在楼梯口鬼魅般一闪就不见了。王冰冰无比震惊地呆在原地，感到怀里的“东西”动了一下，她壮起胆子，一把扯开那条床单，见包裹的是一个活人，正是自己的同学苏小小。她几乎是半裸着，身上只穿了胸衣和三角裤头，紧闭双眼，依偎在她的怀里，全身抽搐不停，脸上的浓妆已经抹得一塌糊涂。

王冰冰以为苏小小喝醉了，半拖半拽把她拉进了房间，又把她弄到床上，原样包好，然后用力摇动着苏小小，想让她醒过来。

“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？你不是说没有男人参加舞会吗？刚才那



惡之花

THE ZEPHYRUS

一道闪电劈开夜幕，照亮了一个穿黑色雨衣的男人的面孔，这是一张戴了骷髅头面具的脸，在闪电中显得格外狰狞。



个人就是个男的。能把你像夹面袋子一样夹上四楼的人，肯定不是个女人！他为什么这么快就溜走了？他对你都做了什么？！”她发出一连串的问号，可被床单包裹着的苏小小，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在惨淡的灯光下，好像一具木乃伊。

王冰冰害怕了。她去量苏小小的脉搏，又用手试她的鼻息，结果一切正常，这让她更加惊恐。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出了门，回来就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小小，你到底怎么啦？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王冰冰又去用力摇动她，拍打她的面颊，想让她苏醒过来。苏小小仍紧闭双眼，无知无觉，无声无息。

王冰冰失望地从她身边站起来，焦急地在房间徘徊，不知应该怎么办。三更半夜同学们都已入睡，她无处求援。

突然，床上的苏小小咯咯地狂笑起来，王冰冰被她吓了一跳。苏小小虽然被包在床单里动弹不得，可她极力扭动着身子，放声大笑，笑声中还夹杂着奇怪而暧昧的字眼。

“咯咯咯，嘿嘿嘿，哈哈，嘻嘻嘻！”她仿佛是花腔女高音歌唱演员在练声一样，笑得极有节奏却又惊恐万状。那不是一种欢乐的笑声，而是声声惊恐的啼鸣。

她在笑的时候，仍是紧闭双眼，脸上的五官扭曲成极端痛苦的一团，好像在噩梦中挣扎，又好像在受刑的椅子上呻吟。

王冰冰被吓坏了，惊恐地盯着苏小小。

苏小小好像把自己全身的气力都用来狂笑了，肚子像青蛙一样一鼓一鼓的，声音则比蛙鸣高出好几倍，王冰冰觉得耳朵根子都被震疼了。

王冰冰下意识地去捂她的嘴巴。可她那不可抑制的笑声，像连发的子弹从胸膛中发射出来。

王冰冰喜欢看外国恐怖片，可眼前的一幕比任何一部电影都让她震撼。过了好半天，苏小小才止住了那骇人的笑声，睁开眼睛，定定地望着王冰冰，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
王冰冰松了一口气，刚想说话，苏小小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水杯向她投掷过来。王冰冰一歪头，杯子砸到门框上，又掉到瓷砖地面上，跌成了碎片。她刚想发火，苏小小又迎面扔过一只拖鞋，她

道内电解升空
人的面孔这是来
电中显得格外狰狞
王冰冰害怕了
苏小小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水杯
王冰冰一歪头，杯子砸到门框上，又掉到瓷砖地面上，跌成了碎片。她刚想发火，苏小小又迎面扔过一只拖鞋，她



目 录

引 子

一道闪电劈开夜幕，照亮了一个穿黑色雨衣的男人的面孔，这是一张戴了骷髅头面具的脸，在闪电中显得格外狰狞……

第一章 1

招魂广告一经刊出，绿岛城里的年轻学子们，几乎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去争取这个高薪的职位。殊不知，那些年轻的灵魂手握登上天堂的允诺，却被引诱进了地狱之门……

第二章 17

三个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女富婆此时就像一根树枝上落着的三只小鸟，慑服于穿了一身黑衣的“巫师”的威力，规规矩矩地任他摆布了……

第三章 29

公安局法医室里的气氛十分紧张，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和仪器，以及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，让人极不舒服……

第四章 41

忽见杜梅子急匆匆地跑过来，打了个极响亮的“唿哨”，那些舞男们就像炸了营一样，扯着那些裸体的女孩就往楼梯后面跑。一时间，尖叫声、吵闹声四起……

第五章 53

此时他在她的眼中，已经不再是人，而是一件器物，杜梅子要把他打造成一个非男非女非人非神的怪物，一个幽灵，在女人周围飘荡却永远得不到她们的爱情……

第六章 63

东方明珠提心吊胆地等到夜晚，怯怯地叩开了刘克强办公室的房门，一脚踏入了这个“图情害命”者为她布下的陷阱……

第七章 77

他那古希腊雕像一样完美无缺的面孔将七窍流血，他那健美的身躯将像常春藤一样软软地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，了无生息……



第八章 89

那么小的白色骷髅头，却一样吓人，白骨上黑洞洞的眼窝和阴森森的没有嘴唇的牙齿，看了让人毛骨悚然……

第九章 97

郊外的小屋里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她死死盯着钟表，汗水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。时钟走到十二点整时，东方明珠绝望地等待着最后的时刻……

第十章 107

她就这样和田佳林拉拉扯扯地说笑着，冷不丁地又变了脸，手中不知何时举起了一条皮鞭子，没等田佳林反应过来，她就劈头盖脸地向他抽将过去……

第十一章 117

胡安妮家的客厅又回到了午夜十二点的神秘气氛中。田佳林置身其间，仿佛置身于可怕的侏罗纪公园，又惊又怕……

第十二章 131

这还是五十年代建造的筒子楼，中国贫民阶层的生活尽收眼底。这一切让他发誓：爬也要爬出这个贫民窟……

第十三章 141

他没有料到这么晴朗温和的夏日，会是毁灭性的一天。他给胡安妮服下过量的5号“毒药”，将使她陷入疯狂，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此沦入浑沌的黑洞之中……

第十四章 149

田佳林见一向镇定自若的杜梅子竟然惊慌失措，吓得脸都黄了，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笼罩了他……

第十五章 161

深夜的码头，群山黑漆漆的身姿像巨兽一样，蹲伏在夜幕笼罩的天际。忽明忽暗的渔火，在海面上闪烁……

第十六章 171

“杜梅子，你也要当心哪！哈哈——”她一路大笑走出门去，脚步踉踉跄跄如一个喝醉了酒的狂人……

第十七章 181

新月，像一只明亮的蝙蝠，与爬行的黑夜决裂，活生生撕下身軀，破碎的部分充当了翅膀，一次次地俯冲，被迫返回失望的高度……

第十八章 191

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世竟然如此肮脏。他被这个黑色的事实彻底击垮了。他觉得世上再也没有人比他的身世更卑鄙、更荒唐的了……

第十九章 201

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，田佳林和王冰冰依偎在一张生锈的铁床上。屋里满是刺鼻的霉味。这是一套老房子的地下室，里面堆满了陈年杂物……

第二十章 209

田佳林万分痛苦而扭曲的面容在灯下，如被击落的花朵；杜梅子变态而满足的面容，也如一株血红的罂粟花，在灯下闪闪烁烁。田佳林紧紧搂住杜梅子的那双手，轻轻地松开了……



第一章



招魂广告一经刊出，绿岛城里的年轻学子们，几乎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去争取这个高薪的职位。殊不知，那些年轻的灵魂手握着重天堂的允诺，却被引诱进了地狱之门……

绿岛城里的年轻学子们，几乎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去争取这个高薪的职位。殊不知，那些年轻的灵魂手握着重天堂的允诺，却被引诱进了地狱之门……

绿岛城里的年轻学子们，几乎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去争取这个高薪的职位。殊不知，那些年轻的灵魂手握着重天堂的允诺，却被引诱进了地狱之门……

招魂广告一经刊出，绿岛城里的年轻学子们，几乎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去争取这个高薪的职位。殊不知，那些年轻的灵魂手握着重天堂的允诺，却被引诱进了地狱之门……

招魂广告一经刊出，绿岛城里的年轻学子们，几乎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去争取这个高薪的职位。殊不知，那些年轻的灵魂手握着重天堂的允诺，却被引诱进了地狱之门……

招魂广告一经刊出，绿岛城里的年轻学子们，几乎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去争取这个高薪的职位。殊不知，那些年轻的灵魂手握着重天堂的允诺，却被引诱进了地狱之门……

招魂广告一经刊出，绿岛城里的年轻学子们，几乎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去争取这个高薪的职位。殊不知，那些年轻的灵魂手握着重天堂的允诺，却被引诱进了地狱之门……

招魂广告一经刊出，绿岛城里的年轻学子们，几乎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去争取这个高薪的职位。殊不知，那些年轻的灵魂手握着重天堂的允诺，却被引诱进了地狱之门……



恶之花

王冰冰的电话打给了她的中学同窗、闺中密友东方明珠。她读的是警官学院，目前正在绿岛市刑警支队实习。她是个夜猫子，半夜接到电话并不吃惊，还开玩笑说：“大才女，又写出几部世界名著啦？”王冰冰听到女友的声音，情绪也镇静了许多，回击她：“你不用天天讽刺我啦！告诉你吧，在你频频的打击下，我这回可真要一鸣惊人耶！我现在写的东西，世界名著里都没有，你信不信？一个女大学生去参加一个假面舞会，回来就疯掉了，这个情节你就是想破头，也想不出耶！”

东方明珠从她这个夸张的女友口中听到了一个惊天大案，吓得不再跟她开玩笑，详细询问了情况后匆匆记了下来，第二天一上班就汇报给支队长钟大丰听。

钟大丰仿佛有意检查她的工作，拿过她的值班记录，念道：假面舞会的牺牲品，女，大学生，参加一个非法聚会回来后精神失常，哭笑无度，只会讲三个字：“苏小小。”报案人：女，大学生，笔名苏叶，家庭住址：保密。电话：保密。联系方法：她往公安局打电话。“什么东西，莫名其妙！”

他一边念，东方明珠一边笑。“我就猜到您看到我这个报案记录之后，肯定是这副表情，大吃一惊，瞪大眼睛，然后歪着脖子说上一句：莫名其妙！”

钟大丰被她逗笑了，亲昵地骂一句：“调皮鬼，你就这么跟我汇报工作？”

刑警大刘凑过来，说：“钟队，你又偏心眼，是不是？要是我给你这么一个东西，你还不得把我批掉一层皮呀！”

钟大丰板起脸说：“大刘，我们正在研究案子，你闲话少说——”

大刘伸伸舌头，走到另一边，向身边的王作生低声说：“钟队总是嘴硬。”

王作生压低声音说：“哎，我说大刘，你就别揭钟队的短了。你记得不，咱们钟队有一个男子汉宣言：‘为了不拖累那个她，一辈子光棍不成家；除非找个小警花，她不嫌我我也不嫌她。’好不容易来了个实习的女大学生，对钟队好像有点意思，你就别挤兑他了。”

东方明珠是那种很酷的女孩。她剪男孩发式，穿运动装，用男性的装束夸大了她女性的妩媚，美得轰轰烈烈，有声有色。她长了一张冷俏的心形脸，黛眉红唇，眼波多情，眼梢却严肃地微微上吊，显现出少女特有的风情，那是掩不住的灿烂的青春。她的神态尤为可爱，有点高傲，有点矜持，让人联想起迎春藤，冷冷春风中的第一束花。那种凛冽的美，让人难以招架，心甘情愿地投降。警校的男生大多被她吸引又被她震慑。连那位严肃的老教授也忍不住用“名剑”来形容她，说这个女孩颇有节气，像剑一样避邪。

她伶牙俐齿地汇报道：“钟队，我查过电脑了，全市已经有五起类似的案件。报案人大都吞吞吐吐，仿佛受到恫吓不敢报案。受害者都是女大学生，二十岁左

右，案情都是去参加一个神秘的化装舞会之后，遭到强暴，却无法指证作案嫌疑人，因为那个舞会上的人全戴了面具。今天这个受害人最严重，导致了精神失常。”她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像下课的铃声，让人放松。

钟大丰神情却严肃起来。“什么，一共五起了？”

“对，各城区派出所都有报案的。看来，咱们得并案侦查了。”

钟大丰欣赏地说：“行啊，东方。你真有点老刑警的味道啦！”

东方明珠撒娇地一笑，“等着瞧，我很快就会让你刮目相看的。”

这位警校的女高才生在实习期间就已经铆足了劲，想一展雄姿。可是，生活这册大书不像课本那么易读。在接下来的实习生涯中，年轻的学子将接受血与火的考验，让她卷入一个个生死旋涡。恰恰就是她的好友，让她在同窗情谊与履行天职的翘翘板上左右为难。



《风韵》杂志社古铜色的大楼总让王冰冰有一种奇特的感觉，好像自己身在异国他乡。杏子黄时的和风吹拂起她时髦的连衣裙，让她有一种青春萌动的欣喜。即将在中文系毕业的她在这里实习已经有三个月了。虽然昨晚让苏小小折腾得一夜未眠，今天一早她还是强打起精神来到杂志社。

她飞鸿掠影地走上台阶，自恋地在大玻璃门前打量着自己。宿舍里的女生爱用水果互相形容取笑。王冰冰被称作香蕉，一种热带水果，高傲的外表包藏着一颗甜腻浪漫的灵魂。她有一颗晶莹的心，热情奔放，率真无邪，就像一个小火团，谁见了她都会受到感染，染上一些绚丽的光彩。她把心脏挂在体外，就像提着灯笼一样提着自己的心脏前行，用那柔软温热血肉饱满的心接人待物，因而她就极易受伤，且一伤便伤在心上。

王冰冰个子娇小，眉眼生动，行动轻柔快捷如风，长长的发丝洋溢着青春热情，浑身散发着无穷的魅力。就像一个童话里的小精灵，每每口吐诗歌的莲花，让同班的男生都恨不能把她装进贴近心脏的内衣口袋里，因为她就像一只心脏起搏器，能搅得人热血沸腾。在众多追求者中，她偏偏谁也没有选中。男生们失望之余联名给她写信：祝你痛苦，小精灵，你只长了心却没长眼睛！

王冰冰收到这封信后吓哭了，可马上又笑起来。她既害怕大家“祝福”的咒语成真，又嘲笑他们没有男子汉的胸襟，马上回了一封信，公开贴在教室的黑板上：“亲爱的众狐狸们，祝你们恨我，假如那样能让你们高兴！我的心是外挂的灯笼，为每一个爱我和恨我的人照明！”

这句诗让那些男生们酒后抱头痛哭了一场，王冰冰在他们年轻的心中永恒了。大家从此不管她叫王冰冰，而叫“灯笼”。他们被她博大的胸怀征服了。

然而，这种女孩是危险的，因为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碰上一个好男孩





王冰冰

就进了天堂，碰上一个坏小子就下了地狱。

此时的她浑然不知悲剧正坐在前面路口上等着她呢。

她一上班就到了主编室，正好撞见爱整洁的徐主编照着镜子用呜呜作响的电动剃刀剃须。

王冰冰刚刚采写了一篇重头文章，题目就很吸引人：《上访母亲：用救济粮供出名牌大学生》。文章发出后反响极大，主编很满意，让她深入采访，再挖点闪光的东西。

王冰冰领命正要出门，门被人推开，记者“老狼”慌慌张张地进来，差点撞到王冰冰身上。

“主编，不好啦！那个段芙蓉打到门上来啦。说咱们揭了她的隐私，要求赔偿她的损失！”

徐主编大惊失色。“什么？她、她不是同意了吗？”

老狼说：“可她说王记者添油加醋，报道失实。”

主编把目光对准王冰冰，面露不悦之色。“小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王冰冰一副惊讶的样子，“我没有夸大事实。采访时，段芙蓉不在家，只有她丈夫在，我是让她丈夫签的字。”

老狼说：“徐主编，你快躲起来吧。那个段芙蓉可不是一般人物，她是个‘老上访’，练就了一副铁嘴钢牙，让她缠上，您就走不掉了。今天上午九点市委宣传部有个会，你还得去参加。”

于是徐主编一边嘱咐老狼去拦住她说主编不在，千万别让门卫放她进来。一边留住王冰冰，重新审读她的稿子，看有什么地方惹了乱子，引来了段芙蓉这只大黄蜂。

记者老狼遵命下了楼，看见段芙蓉正在和门卫交谈，而且显然已经打动了那个好心肠的糊涂老头。只听段芙蓉说“数来宝”似地对老头儿进行攻心，意思是让主编把杂志全收回去，还得给她恢复名誉。

段芙蓉打扮得十分有趣：穿一件补丁摺补丁的男式上装，却洗得干干净净，身上还戴一枚毛主席像章。下身穿一条裙子，也打了补丁。脚上是自制的、用两条布带打成叉的便鞋。她长得异常俊美，脸上的轮廓生动甜美，像浮雕一样有层次感。只是有些消瘦和憔悴，让人感到她的美经过岁月的碾压，就像风干的花朵，豪华而脆弱，像一株植物的标本，看了惹人疼怜。

“我们主编今天没来上班，你先回去吧！”老狼板起脸说。

段芙蓉伶牙俐齿地讽刺道：“您可真是当演员的好材料，说谎话脸不红心不跳。我已经做好‘火力侦察’了，你们主编的‘奥迪’车就在院里停着，他人怎么会不在？！”

老狼怕被她缠上，说了一句不信，“你就在这里等吧，我还有事。”独自溜了。

段芙蓉转动着眼珠来了主意，她对门卫说：“大爷，我今天非见到你们主编



恶之花

不可，您老帮帮我的忙。”

段芙蓉是一位老知青，她心地善良得像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唐僧，性格却像孙悟空，机警善变，诙谐幽默，集丑角与智者于一身，有时是神仙，有时是怪物。就像卡通画里的人物，被金钱压迫却不贪恋金钱，被生活压扁了还能含着泪大笑着复原。

门卫说自己是个看大门的，和主编也说不上话。建议她改天再早点来，上班的时候在大门口拦住主编。

段芙蓉神秘地一笑，“大爷，您能帮我，您把这拖把和抹布借给我就行了。”

门卫惊讶地问，拖把和抹布能帮什么忙？

段芙蓉笑而不答，只提起拖把拿着抹布进了大楼，循着牌子直奔主编室。

徐主编和王冰冰还在谈稿子的事，浑然不知神通广大的段芙蓉已潜入他的身边。她走进来一言不发开始干活。

当拖把拖到主编身边时，主编抬起脚，说：“咦，怎么又换了清洁工了？”

段芙蓉笑眯眯地说：“我是来替班，那个清洁工他今天病了。”

主编不在意地说：“哦，你动作轻点，别影响我们谈稿子。”

段芙蓉点点头，拾起了他掉在地板上的书，可她的脸上却十分机警，偷听着他们的谈话。

“徐主编，您的主意太好了。我马上就去找段芙蓉，一定给您拿出最好的报道。”王冰冰被主编鼓动得像充了气的皮球一样跃跃欲试。

主编说：“你去吧。给那个上访婆多买点好吃的，犒劳犒劳她，挖出她的心里话，费用我给你报销。”

段芙蓉抓住机会，把拖把一扔，抹布一摔，叉腰站到了主编的桌前。“哦，您就是主编徐大人哪！办公室的人怎么说你不在呢？难道你还有一个替身，一个替你去开会，一个在办公室谈稿子？”

主编大惊失色，眼镜差点跌下来。“你、你不是清洁工？”

段芙蓉冷笑道：“我当然不是清洁工。我这是搞侦察，来找你主编大人解决问题的。”

老奸巨猾的徐主编马上知道她是谁了，一迭声地推脱道：“我不是主编，我只是主编的客人。”

记者“老狼”听见吵闹声跑进来，见到段芙蓉目瞪口呆。“你怎么自己跑进来了？”低声地对徐主编和王冰冰说她就是段芙蓉。

王冰冰吓得要命，脸上却堆起笑容，讨好地说：“段阿姨，您好。那篇稿子是我写的，文责自负，您要有什么意见，只管跟我说好啦。”

段芙蓉一把推开她，“小记者，还轮不到你！我办事从来只找一把手，不和其他的人扯皮，我要和你们主编直接对话。”她拦住正想偷偷出门的主编，“徐大主编，您也太不像个男子汉了吧？连是主编都不敢承认。”



五子花

徐主编像小偷被捉一样满脸尴尬，故作傲慢地说：“你别管我是谁！你有什么问题，找具体工作人员谈就是了。”

段芙蓉咄咄逼人地说：“我要告你们杂志社侵犯我的隐私权，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，一个小记者能代表杂志社吗？”

主编有点慌，对“老狼”眨眨眼，“那，他是主编，你和他谈吧！”又转身欲走。

段芙蓉伸手拦住他，“我知道您就是主编，您不用谦虚，过分的谦虚就是虚伪。”

主编急于去开会，想快些摆脱这个女人的纠缠，说：“我、我真的不是主编，”他用手一指老狼，“您没看他比我胖吗？”

段芙蓉被这个表演拙劣又显得弱智的主编气得咯咯咯地笑起来。“你想逃走可没那么容易。你去绿岛城里问一问，我段芙蓉可不是谁都能糊弄的。我从你的面相上就看出你属于那‘五子’之人。”

主编没听明白，傻乎乎地问：“什么‘无子之人’？”

段芙蓉从头到脚对主编指指戳戳地说：“你是戴能人的帽子，走上层的路子，谋当官的位子，刮百姓的票子，钻改革的空子的‘五子’之人。你看，连我段芙蓉这种穷得丁当响的人你都刮了一层皮去，您可真让我佩服。”

主编恼怒了，“你、你凭什么这么诬陷我？”

段芙蓉机智地说：“噢，我可没说你，我是说你们主编呢！”她砰一下关上门，“我看哪，你们主编不仅是‘五子’之人，还是‘五大乱’之人呢！”

王冰冰被段芙蓉的幽默逗得乐不可支，好奇地追问她：“什么叫‘五大乱’哪？”

段芙蓉用手指着主编的椅子，“你们主编就像那贪官乱了党风；就像那小姐乱了家庭；就像假货乱了正宗；还像假药乱了治病；更像广告乱了荧屏。总之是个祸害！”

主编忍无可忍地叫道：“你少在这儿胡说！”

段芙蓉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噢，你又不是主编，你怎么知道我胡说？！”她一转身，坐到主编的椅子上。“我还知道，你们主编一定是：整天坐着小车转，隔着玻璃看，中午下饭店，晚上搞腐烂的那种人！”

主编怒不可遏地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说我，你有什么根据？”

段芙蓉得意地一笑，“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来揭你的短，让你也品尝一下，被人揭开伤疤是什么滋味？再说，我要是不骂主编，你能跳来自报家门吗？”

主编知道自己不是这上访婆的对手，脸上红红紫紫，“我没工夫和你磨牙，我要去开会！”

段芙蓉拦住主编：“您先别走哇！我段芙蓉背了二十一年上访婆的骂名，就为了让您二十年后用我的新闻发横财？你的腰包鼓了，就不理我这衣食父母了？真



段芙蓉

是‘七有尺里(岂有此理)，八有尺外’!”

主编见实在走不了，只好放下公文包，无奈地说：“好吧，我今天就不去开会了，专门处理你的问题。这么说，你就是段芙蓉了？”

段芙蓉把手指放在嘴上，像戏弄小孩子似的，说：“嘘，不对。你得在我的名字前，加上四个字：大名鼎鼎，或是臭名昭著。我已经被你炒得出了名，只可惜，是个骂名。”

平时一向圆滑的主编，面对嘻笑怒骂皆有趣的段芙蓉无计可施。他只好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您不能这么说。我们刊发您的事迹，是倡导新风，弘扬主旋律，表彰您无私的情怀——”

段芙蓉脸上变色，厉声说：“别说了！你们这种表扬比骂我还难听。就好比现在你要是管谁叫雷锋，就等于说他是傻瓜一样。你们写我段芙蓉上访告状，要饭供儿子上大学，人家现在就叫我‘钉子户’，多难听！现在每天我都要接无数个电话，回答各种古怪的问题。有人让我把上访时自编的《讨饭调》教给他们；还有人把申诉材料寄给我，让我帮他打官司，我现在成了众矢之的。”

“哎呀，段芙蓉，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你的事一刊出，宣传部的人就找上门来批评我混淆了宣传导向，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向组织上伸手要钱要粮？总工会的人也找我，说我们的刊物是在破坏和谐社会，偏把你这个下岗女工的典型弄成上访告状的典型，难道让下岗女工都学你，去找政府要钱供儿子上大学吗？段芙蓉，你就别抱怨了，咱们应该是同命相怜哪！”

段芙蓉却不买账，讥讽地说：“主编大人，您这是活该倒霉，我可是无辜受害。退一步说，就算我情愿去丢人现眼，我也不能让我的儿子受到伤害。”

王冰冰好奇地问：“有您这样的母亲，您的儿子一定很幸福吧？”

提起儿子，段芙蓉顿时高兴起来，脸上现出母性的光芒。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，骄傲地说：“你们看看，我儿子是名牌大学的学生。你看见他胸前的校徽了吗？我儿子三岁会读书，五岁会绘画，他是我为国家培养的栋梁之材。”

王冰冰好奇地凑过来，拿起照片，忘了段芙蓉来的本意，兀自欣赏起照片来。

段芙蓉又愤愤地指责主编：“你想想看，像我们这个家庭养一个儿子容易嘛。他从小跟我受了不少苦，我是上访讨救济粮把他养大的，我不准你们去伤害他！为了儿子，我这二十年来，从绿岛市到省城又到北京，差点把这三级政府的门坎踏平。主编大人，我见过的那些官都比你的官儿大，我进的哪个门坎都比你们这儿的门坎高。为了儿子，我一段《数来宝》唱哭了市长；一首《讨饭调》让省长哈哈笑；我三天三夜不停嘴打动了中央级干部的心；他们把我家列为特困户，把我丈夫定为二等残疾人；给我家特批了每年六百斤麦子、一千斤玉米，外加六百元救济金。我就用这些东西，为国家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。我儿子现在是咱们绿岛大学学生会的主席，有名的校园诗人，他今年就要毕业了。可你们这篇报道一出笼，就毁了我儿子的前程。”



丑花

主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这个——我们这上面不是没写你儿子的名字嘛！”

“可是这上面有我的照片呀！我几乎每天都去学校看儿子，给他送粮送钱，人家一对号入座，不就全明白了！现在我都三天没敢去学校了，你们、你们给我惹了大乱子啦！”

段芙蓉和儿子的关系十分奇特。儿子田佳林是她头上的紧箍咒，她一切都为了儿子。可她手中却又操着金箍棒，不停地敲打着儿子，让他成材。她曾被大学里请去作报告，题目是《棍棒打出小才子》，让儿子在台下听得啼笑皆非。

王冰冰毕竟是学生，立即慌了手脚。“那、那你说怎么办？文章已经发出去了……”

段芙蓉指指点点地说：“这好办。你马上再写一篇文章，就说上一篇狗屁文章纯属‘叭瞎’，根本没有什么上访告状的段芙蓉，你是从一个照相馆偷来的照片，就为了挣稿费，编故事赚大家的钱和眼泪。”

王冰冰想，这么一来会让同学们把她当成江洋大盗，忙说：“这个——”

段芙蓉马上凤眼圆睁，“别这个那个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文章你必须写。不然，我就把你们告上法庭，让你和你们社里赔偿我的名誉和经济损失200万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又得意起来，掐着指头盘算着：“有了这笔钱，我就可以把儿子送到国外的牛津、剑桥大学去学习，他当年考上过国外的大学，可惜我没钱，没法送他出去。你说吧，是赔偿我200万呢，还是写一篇检讨书呢？！”

王冰冰和徐主编无言以对，面面相觑。

难缠的段芙蓉让徐大主编这个老滑头也犯了难。最后徐大主编居然想出了一个最坏的主意：让王冰冰去‘公关’段芙蓉的儿子。结果把王冰冰推入了一个凶险的旋涡之中。

可怜这个中文系的大才女没有千里眼，当时没能从主编大人的眼镜片上看到自己悲惨的命运。只看到主编的厚嘴唇一翻一翻地说：“你看那个段芙蓉，张牙舞爪的，好像浑身是刺，可一提起她的儿子，她的脸上就放光。为了儿子她讨饭上访，她来这里大闹，也是害怕她儿子受到伤害。所以呢，只有她儿子才能制服她。你去公关她的儿子田佳林，说服他母亲，不要起诉我们。”

王冰冰惹了祸，也不敢顶嘴，只嘀嘀咕咕地说：“主编，您总让我啃硬骨头。我和她儿子又不认识，他怎么肯听我的话耶？我看还是不去的好啦！”

主编板起面孔，“小王，你还在实习期，就这样和主编说话？要不然你就登报道歉，说自己杜撰瞎编！”

为了自己的名誉，王冰冰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啦，我去还不行吗？”出了门，她愤愤地对着门板挥拳头，心中暗骂：“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大人，这不是拿本小姐消遣吗？公关，公关，攻你个大头鬼呀！”

徐主编开门出来，她吓得一伸舌头，一溜烟跑开了。